

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为一体 在顿悟中渗透深刻的人生



线装书局

菜根谭



第六册

【图文珍藏版】

【明】洪应明原著
马博◎整理



中华传世藏书

【图文珍藏版】

菜根譚



〔明〕洪应明○原著 马博○整理

第六册



GD 02054319

线装书局



治以亲民为要

长民者，不患民之不尊，而患民之不亲，尊由畏法，亲则感恩。欲民之服教，非亲不可。亲民之道，全在体恤民隐，惜民之力，节民之财，遇之以诚，示之以信，不觉官之可畏，而觉官之可感，斯有官民一体之象矣。民有求于官，官无不应；官有劳于民，民自乐承。不然，事急而使之，必有不应者。往往壤地相连，同一公事，而彼能立济，此卒无成，曰民实无良，岂民之无良哉？亲与不亲之分殊也，官事缓急何常，故治以亲民为要。

亲民在听讼

司牧之道，教养兼资，夫人而知之，知之而能行者盖鲜，不脍民以生养之源也，教则非止条告号令具文而已，有其实焉，其在听讼乎？使两造皆明义理，安得有讼？讼之起，必有一暗于事者持之，不得受成于官，官为明白剖析，是非判，意气平矣。顾听讼者，往往乐居内衙，而不乐升大堂。盖内衙简略，可以起止自如，大堂则终日危坐，非正衣冠、尊瞻视不可，且不可以中局而止，形劳势苦，诸多未便。不知内衙听讼，止能平两造之争，无以耸旁观之听。大堂则堂以下，竚立而观者，不下数百人，止判一事，而事之相类者，为是为非，皆可引申而旁达焉，未讼者可戒，已讼者可息。故挞一人，须反复开导，令晓然于受挞之故，则未受挞者，潜移默化。纵所断之狱，未必事事适愜人隐，亦既共见共闻，可无贝锦蝇玷之虞。且讼之为事，大概不离乎伦常日用，即断讼以申孝友睦姻之义，其为言易入，其为教易周。余前承乏宁远，动辄上控，兼好肆为揭贴以诬长官。到省之初，院宪嘉善浦公（霖），而谕明切，余惟行此法，窃禄四年，府道未受一辞，各宪因为余功，乃知大堂理事，其利甚溥也。

姻族互讦毋轻笞挞

谚曰：刑伤过犯，终身之玷。不惟自玷而已，尝见乡人相讦，必举其祖，若父之被刑者，而显诟之，是辱及子孙也。为民父母，其可易视笞挞耶？黠者豪者，玩法而怙恶者，非挞不足示儆，挞之不足，而掌批其颊，校荷其颈，皆小惩而大戒也，愿者能知悔罪，已当稍示矜怜矣。至两造族姻，互讦细故，既分曲直，便判输赢，一予责惩，转留衅隙，讼仇所结，



成嫌。所当于执法之时，兼寓笃亲之意，将应挞不挞之故，明白宣谕，使之幡然自悟，知惧且感，则一纸遵依，胜公庭百挞矣。

犯系凶横仍宜究惩

然此为相对相当之讼，可以情恕，可以理谕者言之也。如犯者实系凶横，或倚贫扰富，拔草寻蛇，或恃尊陵卑，捕风捉影，稍从曲宥，则欲壑难填，为之族姻者，必致受害无已，不啻犯如虎而官傅之翼矣。遇此种人，尤须尽法痛惩，即老病，或妇女，亦当究其抱告，使知亲不可恃，法不可干，庶几强暴悔心：善良安业。

治狱以色听为先

书言五听，非身历不知。余苦短视，两造当前，恐记认不真，必先定气凝神，注目以熟察之。情虚者良久即眉动而目瞬，两颊肉颤不已，出其不意，发一语诘之，其真立露，往往以是得要犯，于是堂下人，私谓余工相法，能辨奸良。越年馀，伪者渐息，讼皆易办，著得力于色听者，什五六焉，较口舌争儿，事半而功倍也。

听讼宜静

明由静生，未有不静而能明者。长民者，衣税食租，何事不取给予民？所以答民之劳者，惟平争息竞，导民于义耳。片言折狱，必尽其辞而后折之，非不待其辞之毕也。尝见武健之吏，以矜躁临之，一语不当，辄慑以威，有细故而批颊百十者，有巨案而三木叠加者。谓所得之情，皆其真也，吾未之敢信。

未得犯罪真情难成信谳

致罪之由，犯者自知之，不得其情，非特入于重，彼不能甘，即从末减矣，彼以为官固易欺，必图翻异，求即于无罪而后快。于是为之官者，恶其无良也，刑以创之，愈久而愈失其真。古云：狱贵初情。一犯到官，必当详慎推求，毕得其实，然后酌情理之中，权重轻之的，求其可生之道，予以能生之路，则犯自输服，谳定如岳家军，不可撼动矣。

要案更不宜刑求

词讼细务，固可不必加刑矣。或谓命盗重案，犯多狡黠，非刑讯难取确供，此非笃论也。命有伤，盗有赃，不患无据。且重案，断不止一人，隔别细鞫，真供以伪供乱之，伪供以真供正之，命有下手情形，盗有攫脏光景，揆之以理，衡之以情，未有不得其实者。特虚心推问，未免烦琐耳。顾犯人，既负重罪，其获罪之故，当听其委婉自申，不幸身罹大辟，亦可于我无憾。若欲速而刑求之，且勿论其畏刑自诬，未可信也，纵可信矣，供以刑取，问心其能安乎？

非刑断不可用

轻则笞杖，重则拶夹，国有常刑，拶夹已所当慎，故定例招册，曾否刑讯，均须声叙。乃有所谓跪练者，盘铁索于地，裸犯膝跪其上，犹为未足，以圆木或竹穿入两膝湾，用两人左右踏之，曰踏杠，亦曰压杠，惨号之状，不忍见闻。二十年前，干吏用以勘黠盗，已而非黠盗亦用之，后遂用之命犯，甚则讼案亦用之。余向佐主人，极言其谬，主人勘狱，未尝一试，然亦未有以不能审出实情被劾者。主人姓氏，详载《佐治药言》，可显证也。谁为厉阶以祸百姓，其罪岂在作俑下乎？至以掌批颊或五或十，法之轻者，今以皮带掌，有叠批四五十，及七八十者，流血不止，甚至齿牙脱落，是极轻之法，而酷用之，亦足病民，皆非法也。夫官坐堂上，可茶可烟，可小食，从容自如；犯跪堂下，外则饥急，内则畏惧，虽甚刁獪，言多必失。静听其隙，而严诘之，受之以需，何患不得？而必酷以取供，爱民者不以为然也。

饮酒宜有节

豪士文人，类多善饮。必止酒而后可为治，非通论也，但不为之节，最易误事。即于事无误而被遣者，必曰适逢使酒，即官声之玷矣。余佐幕时，主人多善饮者，皆与之约，非二更扃宅门后不得举杯。故不必有止酒之苦，而未尝居耽饮之名。

暇宜读史

经言其理，史记其事，儒生之学，先在穷经，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。凡意计不到之处，剖大疑，决大狱，史无不备，不必凿舟求剑，自可触类引申。公事稍暇，当涉猎诸史，以广识议，慎勿谓一官一邑，不足见真实学问也。

用财宜节

士既服官，凡官之所需，及应酬种种，与官俱来者，断不能省。然官一而已，非闾家皆官也。一人官而家之人无不官样，禄其足济乎？且即官之一身，衣服可以肃观瞻，舆仆可以供任使，似亦足矣。或者备美是求，有一带而悬表佩玉，极其华丽，费及千金，他物称是者，究之官声贤否，全不系此，而亏累因焉，果何为哉？故优伶宜屏也，宴会宜简也，裘马宜朴也，家人之衣饰宜俭也。量入为出，节用之道，如是而已。借曰：缺美息阜，则有原思用九百之义在，岂患货之弃于地者，而况其未必然耶？

不节必贪

国家澄叙官方，首严墨吏，微特身之辱也。祖父曾犯赃私，子孙虽贵，不准封赠；子孙于封赠祖父后，干犯赃私，并追夺诰敕，是下辱子孙，上辱祖父矣。人即不自爱，未有甘以墨败者。资用既绌，左右效忠之辈，进献利策，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，意谓伤廉尚小，不妨姑试，利径一开，万难再窒。情移势偏，欲罢不能，或被下人牵鼻，或受上官掣肘，卒之，利尽归人，害独归己，败以身徇，不败亦殃及子孙，皆由不节之一念基之。故欲为清白吏，必自节用始。

宅门内外不同

宅门以外，官也，规模狭隘，则事上接下，无往非获咎之端。宅门以内，家也，规模阔大，则取多用宏，随在皆亏帑之渐。



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

造物劳我以生，无论在官在家，总无逸居之日。仕而引退，非尽求自逸也，必自问有不能胜其任者，因不敢旷官窃禄。仕路何常，宜止则止。顾有知止而不获止者，大率家人累之。家人乐于在官，即有不能去官之势。故居官时须使宅门以内，仍与家居无异，女红中馈，不改寒素家风，则家人无恋于一官，而退计不难自决矣。

出纳不可不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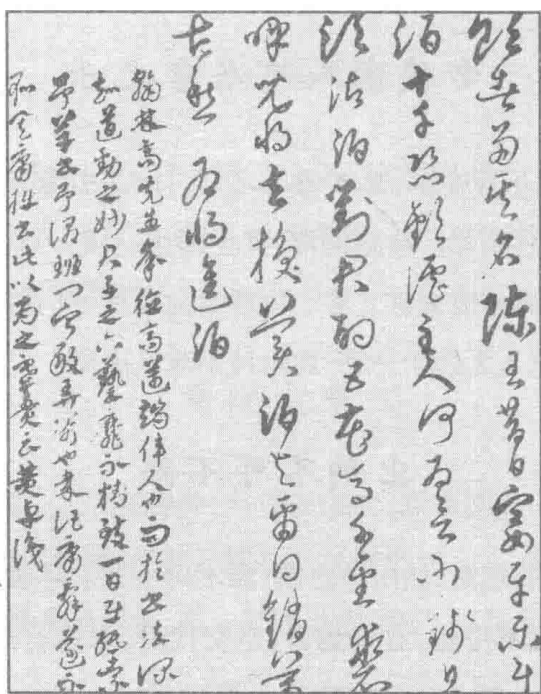
身兼庶事，万不能琐屑理财，然出纳之数，断不可不知。尽委经手之人，而已不与闻，则我不那移，有那移者，我不侵盗，有侵盗者，至交代时，水落石出，噬脐无及矣。宜属司钥者，分列正入、正出、杂入、杂出，四簿按旬一小结，按季一大结，随时检阅，则仓库出入相符不相符，有馀不足之数，一一在心。设遇去官，交代册籍，顷刻可成，虽猾吏无能为弊。更可致不致遗漏款目，受后任之推敲。

繁简一理

或曰：此行于简僻小县则可，恐繁剧之地，势不能行。余应之曰：苟不耐烦，虽简僻何所用之？不则地异而理一也，何难行之有？夫号称繁剧，不过增驿站，多迎送耳。亦可另设一簿，以览其要。特立法非难，任人为难，有治人，无治法，安所得诚信之人而任之，官之所以不易欤！

财宜实用

宾友僚属之酬赠赆贷庆吊，一切分所常有，斟酌量力，各视其时，不应则已应之，须令其人实受吾益。尝见官中陋习，以此等应酬，无可质证，司出纳者，任意短色轻平，甚有至八折九折者，克其赢以入橐，施者实费，受者虚承，良可浩叹！刘仙圃（雁题）令浙江时（今为贵州石阡太守），遇有公分，属账房封固加签，其应标名目，必俟手署，故色或未必全足，而平总不敢稍轻，亦厚交之一道也。



以财用人宜宽

用财须俭，为一己言之也，若以财用人，则处处宜留余地。人之听用于我，无不为财起见，不使之稍有所利，其心思财力，岂肯实为我用？且不惟不为我用也，将转为我害。盖彼既有图利之心，不至得利不止，我无以利之，必损我以为利，而利归于彼，害贻于我矣。且我亦何尝不计利哉？席官之位，食官之禄，尚欲俭用以自赢；彼事官者，而使一无所赢，其家何赖焉？宽其分，乃安其身，惟恐我之不用，斯收用人之益耳。

财不可入私室

宁远旧无库，征收饷银，皆贮内室，遇批解，始发匠倾义。余以为非制，创设库房三间，命库书司其笔钥，此正项也，即廉俸所入，亦储账房，应酬日用，皆取给焉。盖一归私室，则当问出纳于室人，性啬者虑其绌也，出之不易，或误事机；性奢者见其赢也，用之无节，必致匮乏。且财之所主，权之所归也，并有因以干预外事者，若之何勿慎？

勿以私人耳目

事来辄理即非旷官。有等恃才之吏，假私人为耳目，风闻访事，幸而偶中，自诩神明，流弊所至，必有因风吹火，李代桃僵者。夫民间多事，全赖官为检省，官先喜事，则好事之徒，安得不闻风而起？小则累人，大则自累，知政礼者，不宜为此察察也。

书版摺以备遗忘

官之一身，实丛百务，精神稍不周到，即开左右窥伺之机。宜设粉版一方，将应办事件，随手登记，办一条，抹一条，自无遗忘之患。事须谨慎者，或密书手摺志之，总不必阳诩精明，授人罅隙。

勿轻荐幕宾长随

此爱人之道也。幕宾、长随利弊，前已历历言之。寮友访人于我，果相信有素，自当应其所求。如以素未深信之人，姑力塞责，使寮友以信我之故，过信其人，万一误事，何以相见？故素未深信之人，断不必徇情说项。或有推荐，亦当详其所长，不讳其所短，使用之者可略短以取长，庶于事无愆，于心可安。

公过不可避

语有之，州县官如琉璃屏，触手便碎。诚哉是言也！一部吏部处分则例，自罚俸以至革职，各有专条。然如失察，如迟延，皆为公罪，虽奉职无状，大率犹可起用。若以计避之，则事出有心，身败名裂矣。故遇有公罪案件，断断不宜回护幸免，自贻后咎。

私罪不可有

凡侵贪那移，以及滥刑枉法诸条，皆己所自犯，谓之私罪。夫公罪之来，虽素行甚谨，亦或会逢其适；私罪则皆孽由自作。果能奉公守法，节用爱人，夫何难免之有？



事难入庙者断不可为

为吏者，欲求不愧不忤，衾影无惭，万万不能。势会所乘，容有不能不为、不得不为之事。但其所以必为之故，尚近于公，要可告之神明，如恋栈虐民，或逢迎希进，法纪不顾，甘为罪首。发念之端，不可以入庙门者，断不可为。余自勘生平佐治多年，坚守合则留、不合则去之义，主人亦不余强，幸免疚心，入官以后，行有不慊于心者矣。然每入神庙，检点此中，犹可自白，或者其无大谴乎？甚矣吏之难为也！

上下易隔

嗟乎，吏之难为，盖非一端已也。上官易事也，而有致我不能事者，下民欲爱也，而有致我不能爱者，中有所隔也。隔我者我可察之，我为所隔者，非我得自为也。昔南唐潘在庭，以财结势要，曰：“非以求援，但恐其冷语冰人耳。”冷语之冰，端士尤甚。于此而欲不伤品，不招尤，谈何容易矣。

当思官有去日

居官时不患无谀词，而患无规语，民即怨诅，不遽入耳，迨去官而贤否立判。民有恋惜之声音，贤吏也。苟其不贤，道路相庆，虽迁擢去，不能防民之口。去以他故，诟詈随之，候代需时，有莫为之居停者矣。故治柄在手，当时时念有去官之日，自然不敢得罪于群黎百姓。

勿沽名邀誉

如之何而不可得罪于群黎百姓，曰：诚而已矣。三代直道之风，今犹古也。为治有体，焉得人人而悦之？一有沽名邀誉之私，其奉我以虚名虚誉者，即导我以偏好偏恶，而便民之事，亦且病民。惟出之以诚，求尽吾心焉。有隐受吾庇者，虽奸胥蠹役，讼师地棍之类，谤声交作，不足恤也。



守身

事君不忠,谓之不孝。守身云者,非全躯保妻子之谓也。致身之义,安危一理,非遭授命之时,当凛全归之念。不惟败检玩法方为辱亲,即肆虐百姓,道路有口,秽及父母,辱莫大焉。闻诸吾师孙景溪先生(尔周)曰:“牧民者,能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百无一二。但与部民相安,毋貽父母恶名幸矣”。官惟州县去民最近,辱亲亦惟州县官最易。《诗》曰:“无忝尔所生”。子曰:“君子怀刑”。孟子曰:“守身为大”。尝以三言自傲,其庶几乎?

为治当念子孙

民易虐也,然虐民者,往往无后,悖入悖出,其显焉者已。将治士子,则念子孙有为士子之日;将治白丁,则念子孙有为白丁之人;自然躁释矜平,终归仁恕。宁远勘丈之事,旧多反复,余尝誓于两造曰:“吾才识势不能周,如有袒私,他日尔子孙斗争,吾子孙亦斗争,尔子孙以斗争酿命,吾子孙亦以斗争酿命。愿尔子孙自吾此勘,永杜争端,即吾子孙之幸也”。四年间,本境勘案,及委勘邻境之案,从无翻异者。未必果无差谬,吾心尽,则人亦谅之。故为治者,治堂下百姓,当念家中子孙。不然,喜怒由己,枉滥必多。余学肤德薄,深惧不能为治,到官之初,撰十四言悬之客座曰:“官名父母须慈爱,家有儿孙望久长。”时时循览自省。比去官,邑绅赠余别联曰:“为政真如慈父母,愿公长得好儿孙”。盖即用座联之意,受之弥增隗忸。

四、故事轶闻

公子小白装死捷足先登

公元前687年,齐襄公政令无常,荒淫无道,致使齐国民怨沸腾,一片混乱。为了避难,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出奔莒国,管仲随公子纠逃往鲁国。后来,齐国的几个大夫杀死了襄公,拥立公孙无知为君,齐国更加混乱。二年后,齐国人又杀掉了公孙无知,

齐国便没有了国君。

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同时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便分别从莒国和鲁国赶往齐国，都想回国即位为君。由于鲁国与齐国毗连，比莒国到齐国的路程要近一些，保护公子纠的管仲进行了谋划，要消灭公子纠的政敌公子小白，此外再无竞争对手，这样能确保公子纠回国登上君位。于是管仲决定半路截杀，先机埋伏。当管仲在路上等待正急时，发现公子小白乘车而来。管仲马上拈弓搭箭，朝公子小白“嗖”的就是一箭，那支箭射得真准，“当”的一声正好射在小白的衣带钩上，并未伤着身体。可是公子小白反应机敏，应弦而倒，马上就僵倒在车上不动弹。为公子小白驾车的鲍叔牙与管仲是老朋友，这时他大骂管仲是个“杀人犯，不得好死”，趁势保护着公子小白脱离险地，马不停蹄，昼夜兼程，抢先进入了齐境。一向足智多谋的管仲这一回却大大失误，他认为这一箭射中公子小白，又听见鲍叔牙骂他杀死了人，确信公子小白必死无疑。鲍叔牙骂他，他也不还口，心里很高兴，便回来对公子纠说：“公子尽可放心，公子小白已经死了，我们稳坐钓鱼船，顺顺当当地回国。”一路上管仲还策划着进入齐国后，让都城内的官员出城迎接新国君等项事宜，哪知竟是一场黄粱美梦。

公子小白在危险时刻，随机应变，一个假动作倒下装死，竟然骗过了老狐狸管仲，终于抢先赶到齐国都城，被拥立为齐国的国君，这便是齐桓公。“捷足先登”这一成语即源于此。

李世民与驸马握槊故意认输

唐朝的薛万彻，年轻时曾跟随高祖李渊四处征战，后来又率兵远征外域，战功卓著，受到太宗李世民的赏识，娶了丹阳公主为妻，成了皇家的驸马。但薛万彻毕竟是武人出身，待人处事方面难免出现漏洞，考虑不周。有一次，李世民在和别人谈话时，顺口说了这么一句：“薛驸马俗气！”这话不久竟被丹阳公主得知，公主觉得薛驸马露丑丢脸，有损自己的名声，一气之下，竟然不再和薛万彻同居。这事连续闹了好几个月，后来传到李世民的耳朵里，李世民听后哈哈大笑，觉得很有趣。但是又一想，也总不能让驸马就这样地被冷落下去呀！再说此事是因自己的一句话引起的，解铃还得系铃人。

唐太宗李世民心生一计，定让薛驸马和丹阳公主夫妻和好，破镜重圆。这一天，李世民在宫中摆下酒宴，特地召来了丹阳公主和薛万彻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李世民命薛万彻与自己玩“握槊”博戏，并将身上所佩宝刀作为赌注。二人正在用力较劲的时候，突然



李世民脚下一滑,双手张开,向后摔了一跤,左右急忙将其扶起。李世民装模作样地说:“朕输了,驸马赢了。言必信,行必果。”随即解下自己身上的佩刀给薛万彻佩挂起来。这把宝刀不可低估,价值千金哪!

丹阳公主见了,觉得丈夫占尽了风采,能赢得皇帝非同寻常,特别高兴。等到酒宴结束,薛万彻还未上马,丹阳自便已派人来叫驸马爷赶快和自己同车回府。从此,夫妻二人和好如初。

郗疵察言观色知道韩魏必反

战国初期,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独揽国家大权,并有扩张领土的野心。他向韩国和魏国索要土地,两国惧怕智伯发动战争,就各自送给他十座城池。智伯贪得无厌,又向赵国索要土地,赵国坚决不给,于是他就发兵去攻打赵国,并且让韩魏两国出兵相助。条件是:打下赵国后三家平分其地。韩国国君韩康子、魏国国君魏桓子不敢拒绝,陪同智伯前去围攻赵国的晋阳城(今山西太原西南)。晋阳城首领赵襄子率众抵抗,智伯久攻不下。忽一日天降大雨,智伯令军士们挖开晋水灌城,让韩魏二君前来参观。智伯得意地对他俩说:“今天我才知道水可以亡人之国呀!”二子一听,若有所思。魏桓子用肘暗暗碰了碰韩康子,韩康子也悄悄踩了踩魏桓子的脚背。因为他们都想到了自己国家的安危,既然智伯能够挖晋水灌城,也就能挖汾水灌魏国的安邑城,还可以挖降水灌韩国的平阳城,后果不堪设想啊!

韩魏二子的举动被站在他们身后的郗疵看见了。第二天,郗疵对智伯说:“韩魏二子对你有异心。”智伯说:“你怎么知道?”郗疵说:“你说挖水灌城时,他俩相互碰臂踩脚,这是戒备你的表现。”智伯说:“那不一定。”郗疵又说:“韩魏两家就要反叛了。”智伯问:“你怎么知道?”郗疵说:“以常理推断可以知道。你率领韩魏两家军队进攻赵国,赵国亡了,灾难就要降到他们头上了。原来约定,打下赵国就平分它的土地,目前赵国都城很快就要投降了,而韩魏二子却面有忧色,这不是要反叛又是什么呢?”智伯说:“这不一定。”第二天,智伯把郗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子,二子说:“这是小人挑拨离间,想为赵国游说,使您猜疑我们两家,从而放松对赵国的围攻。不然,我们两家难道会不图马上可以到手的赵氏之地,反而去做那种既危险又不能成功的事么?”智伯听后认为言之有理。

韩魏二子刚走出去,郗疵就进来了,对智伯说:“主公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了韩魏二子呢?”智伯说:“你怎么知道?”郗疵说:“我看见他们眼神不正常,看我一眼马上扭脸

避开,脚步飞快地走了,可见他们已经知道我在您面前说什么坏话了。”

晚上,赵襄子派大臣张孟谈偷偷地来到韩魏二子的大帐,提出三家联手消灭智伯的方案,平分其地,二子果然支持。最后,智伯被三家打败,平分其地,晋国从此灭亡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三家分晋”。

卫姬、管仲、东郭皆看破齐桓公心机

齐桓公以管仲为相,国家大治。修国政,立纲纪,省刑罚,薄税敛,削山为钱,煮海为盐,屯田练兵,内外勤俭。不几年就把齐国治理得民富国强、兵强马壮。

齐桓公征服了几个诸侯国,渐有称霸中原之图。然而卫国的国君却不肯听从齐国的号令,齐桓公和相国管仲共谋攻打卫国,打算通过武力惩戒,让卫侯臣服齐国。

退朝后,齐桓公回到后宫,看见了一个叫卫姬的妃子,这是桓公最宠爱的妃子,她是卫国人。卫姬看了看齐桓公的脸色,忽然退到堂下,伏地向桓公拜倒,焦虑地询问桓公到底为什么要去攻打卫国。

桓公一惊,心想:“我与管仲共谋伐卫,事极机密,天地不知,她怎么会知道呢?”于是扶起卫姬,问她是怎么得知此事的。卫姬说:“您退朝回宫时,趾高气扬,盛气凌人,脸上有一股杀伐之气,可是您一见到妾,态度就变了,好像有几分怕妾的样子,依齐国今日的实力,挟天子以令诸侯,您谁都不怕,怎么能怕妾呢?肯定是念及卫国是我的父母之邦,杀伐屠戮,有些不忍心罢了。所以,妾因而猜定您是想伐卫国了。”

桓公见她破破心机,非常佩服她的聪明和智慧。经不住美人的苦心哀求,终于放弃了伐卫的念头。

第二天上朝,桓公见到管仲,正为怎样向相国解释而犹豫时,管仲微微一笑说:“主公不打算攻打卫国了,是吗?”

桓公又是一惊,问道:“寡人尚未开口,相国怎么就知道我已改变主意了?”管仲说:“今日上朝,君臣相见,主公抢先向臣打拱作揖,执意让我先行,这与平时的礼仪大不相同。对话之间,您又吞吞吐吐,似有难言之隐,我想主公肯定是为取消昨日伐卫计划为难,恐臣对舍卫不满。”

桓公见管仲同样道破他的心机,不仅哈哈大笑起来:“齐国有这样聪明机智的相国和王妃真是寡人之幸啊!”接着,他又恭敬地问管仲:“寡人确实改变了主意,相国何不教我一个既不舍卫又可使卫侯臣服之策?”

管仲提笔写了一封国书，令使臣送往卫国，陈诉利害，晓以大义，特别提到卫姬求情才会使齐国息兵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卫侯看罢书信，来到齐国谢罪，从此成为听命于齐桓公的盟国。又送给卫姬许多珠玉和宝物，感谢她化干戈为玉帛的救国之功。

另外，还有一个小民也能猜测齐桓公的心思，他叫东郭。有一次，桓公与管仲商议发兵进攻吕国，还没决定下来就被国人知道了，消息传到宫中，桓公感到奇怪，就问管仲：“你我谋于密室，国人怎知？”管仲说：“国内必有高人！”桓公想了一下说：“昨天我到城墙上巡视下面干活的民工，看到一个手拿拓水杵的人一直注视着我，可能就是他吧。”于是命卫士们去找那个人，那个人终于被找来了，管仲问：“您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回答：“我叫东郭，有姓无名。”管仲问：“是您说我国要攻打吕国的吗？”东郭说：“是的。”桓公说：“我没有说过要攻打吕国的话，您为什么会如是说呀？”东郭回答说：“君子善于谋断，小人善于揣测，这是我暗中推测出来的。”管仲说：“我也没说要进攻吕国的话，您怎么去推测呢？”东郭回答道：“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：悠闲自得、宴享鼓乐的时候，是钟鼓之色；愁闷悲伤、清静无为的时候，是丧服之色；勃然奋发、踌躇满志的时候，是兵革之色。那天，我看见国君在城台之上，脸色勃然满志，这是兵革之色。国君嘴动而不发声，口张了两张是‘吕’字形；国君手指的方向和相国指的方向是一个方向，那个方向的小国是吕国。我私下猜测如今我国周围没有臣服的诸侯国只有吕国。所以我这样说。”

齐桓公听了他的话后，肃然起敬，封东郭为大夫，参与谋划国事。后人评论说：“耳朵能够听到什么，是因为有声音的缘故；如今没有听到声音而是只凭面目表情和手臂动作，就能判断他人的意图，这是东郭的超凡脱俗的能力。”

桓公和管仲虽然善于谋划，却难以隐瞒。智慧高超的人能够从无声中去谛听，在无形中去观察，揣摩推测能得出正确的结论，当然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大人物。

黄霸智断二女争儿案

汉朝宣帝时，颍川郡（治所在今河南禹县）有一家富户，兄弟俩共居一处。这一年，嫂子和弟妹都身怀有孕，哥俩儿都很高兴。产期到了，嫂嫂的胎儿因保养不当流了产，而弟妹却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嫂嫂一看，心生嫉妒，便偷偷地将弟妹生的男孩抱到自己屋里，硬说是自己生的。弟妹要不回来儿子便气愤地上告，可是打了三年官司，衙门也没有判出个结果来。

这一年，黄霸就任颍川太守，看了此案的案卷，心生一计，要把案子断出个水落石出。

第二天,命手下人将两个争儿的女人传到堂上,说是要判决了。他让一名衙役抱着男孩,站在离妯娌俩十步开外的地方,然后对她俩说:“你们谁先抢到孩子,这孩子便归谁了。”两人一听,都跑上前抢起儿子来。那嫂嫂不管三七二十一,狠命地拉扯孩子,把孩子拉拽得大哭起来。弟妹听到孩子凄惨的叫声,害怕拉伤了孩子,只得不情愿地松开了手,可是又一想,这样一来孩子就归别人了,心中不免悲伤,便捂着脸哭了起来,哭得十分伤心,几乎昏了过去。

黄霸早将这些情况看在眼里,大声说道:“只有疼爱孩子的人才是真正的母亲。”当下作出判决,干脆利落地解决了这场争讼。

嫂嫂理屈词穷,交出了已抱到手中的孩子,弟妹转忧为喜,接过自己亲生的儿子。黄霸的公正判决,顺天理,遂人愿,老百姓都拥护他,说他是好官。

相士假设五彩祥云巧识王妃

唐朝时,赵王李德诚镇守江西,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位相士,据说此人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,占卜、相面全都精通,并且能知人生死。李德诚听后,很想与此人结交,就将相士请到府中设宴款待。酒至半酣,相士奉承赵王道:“千岁大人,您天庭饱满,地阁方圆,印堂发亮,目有神光,定是福星高照之人,而且还有帝王之相。”

李德诚听后微微一笑,道:“有何凭据?”

相士拍着胸脯吹嘘道:“不瞒千岁大人,小生号称‘江湖神算’,所见之人不论男女尊卑,我都能将他(她)身前身后的事断得一清二楚。”

李德诚半信半疑,暗想:“改日定要考考他。”

过了几日,赵王请相士来府中坐定,向侍卫一摆手,从屏风后走出十名个头相仿、穿戴一样的俊俏女子。赵王冲他说:“你看看这些女子之中,哪一个是我的妃子?”

相士一看可傻眼了,他哪有这等本事?平时只是靠察言观色,见风使舵,凭那三寸不烂之舌唬人而已。他深恨自己贪杯而夸下海口,现在无法收场。无奈,只好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,慢步走到这排女子面前,心想:“都称赵王之妻美若天仙,我就找最漂亮的那个!”他仔细打量了每个女子,不禁急出一身冷汗,原来个个都生得花容月貌,婀娜多姿。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国色天香。这可怎么办?认错了王妃不仅闹出笑话,而且小命难保。

这相士毕竟是个老江湖,他急中生智,计上心来。只见他装腔作势地说:“王妃本是

贵人命，她头上有朵五彩祥云。”

赵王和其他美女听了后，都惊奇地向右边第二个女子的头上望去，要看看五彩祥云是什么样子，可是谁也没看着。相士冷眼旁观，连忙指着那个女子道：“这就是您的王妃！”赵王对相士大加赞赏，说他不愧是“江湖神算”，接着厚赏了他。

七品芝麻官速破盗马案

晋朝时，有个叫罗际的人担任吴县县令。虽说县令是个七品芝麻官，但罗际在其位，谋其政，行其职，负其责，办案认真深得民心。

一天，有位老人痛哭流涕地来报案说：“我的千里宝马昨夜被人偷去了。”罗际问：“你的千里马是什么样呢？”老人说：“我的千里宝马，四岁口，浑身雪白，跑起来四蹄生风，日行千里，名字叫白雪神骏。”罗际又问：“丢马时有什么动静？”老人想了想说：“昨天夜里，听见好像是马贩子赶着一群马路过。当时，好像我的白雪神骏也叫了几声。”

罗际心里有数了，他对老人说：“你的千里马很快就会回来的，请等待。”老人擦着泪水，连连磕头，离开了县衙。

罗际命人以官府的名义贴了张告示：“今本县接朝廷圣命，出千两黄金，买一匹白马，浑身如雪，日行千里，此马要四岁口。有此马者，望速送来领赏。”

这种神骏白马，普通人家是养不起的。一些大户人家送来了白马，但达不到官府的标准，只好把马牵回去。

不几天，终于有两个马贩子送来了一匹骏马，这匹马与告示上说的一样。罗际命留下此马和送马人，派人将失马老翁叫来认马。那白马一见主人，又是撒欢，又是嘶叫，好像久别重逢的样子。老翁搂着马热泪盈眶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的马终于回来了，谢谢罗大人。”

马贼见势不妙，想溜走。但早已被衙役们看住，哪里跑得掉！马贼自投罗网，只得认罪伏法。

第4计 恐吓计

导论——

所谓恐吓，就是吓唬人，即以要挟的大话或手段威胁人，就是对他人实行精神上的打